

往事悠悠

梧桐花又开

□徐全启

五一假期，哪儿都不想去，就想回老家看看。或许是因为年纪渐长，不知不觉中，对家乡的思念更浓了。

家乡是个小山村，原有一百多户人家、四五百口人。现在门牌号显示有近三百户，可真正生活在村子里的人却没有这么多。以前的房屋破破烂烂，道路坑洼不平，下雨天还泥泞不堪、寸步难行。现在，排排红瓦房，瓦亮瓦亮，水泥道路笔直宽敞，路灯也明晃晃、亮堂堂的。可不知为什么，过去的农村虽然贫穷，但随着每户的烟囱冒烟，人气十足，欢乐满满；现在村子富裕了，可大街上的人比停着的车少，不知大家都干什么去了，空旷的大街很是寂寥。

走在村子的南北大街上，我不由地思绪万千。儿时，我和小伙伴没事就在大街上跳皮筋，或用自制弹弓打小鸟，还有的会自制陀螺，然后比比大小，再用鞭子抽，看谁做的陀螺转得快。有时，我们也会坐在路边的石头上翻绳，一根绳子能玩上半天。现在经济条件好了，乐趣却少了。人与人相见，过去见到熟人会攀谈一番，见到陌生人也会笑问“同志好”；现在遇到熟人招一下手，遇到陌生人则用警惕的眼光扫了又扫。

春天的思念随着天暖逐渐缠绵。每次回到老家，走近老屋，便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故去的爹娘。爹娘在，这幢房子就是家；爹娘不在，家就只是一幢

房子。老家的房子是辛勤淳朴、一生盖了很多房子的爹二十多年前操持着盖的。爹会木工、懂铁匠，也干过瓦匠，所以是个行行都精通的匠人。村里户户都要盖房子，爹从放线打基到披檩扣瓦都会参与，我家的这幢房子应该是爹主持盖的最后一幢。

我家的位置风水好，就在一棵树龄几百岁的古树下。古树旁，曾有爷爷栽下的梧桐树，后来梧桐树大了，爹与娘就将它割成板子做了家具，攒钱盖房子。房子盖好后，屋后屋东及屋西各自又冒出了梧桐树。几年工夫，梧桐树就参天而立。每当花开时，娘便用手打着罩子，东看看、西瞅瞅，站在阳光下满面笑容。

梧桐生长快，树干光滑，木材适合做乐器和木箱、饭橱、炕桌等。传说梧是雄树、桐是雌树，梧桐同生共死。梧桐树代表坚贞不渝的精神与厚重的情谊。

如今，家周围的梧桐树已长得非常茂盛，一人环抱不过来。前人栽树、后人乘凉，我看着这满地的毛茸茸的梧桐花，倍感亲切。

站在院子里，闻着木材和花香的味道，我的思绪又一次飞回过去。

爹是看着梧桐花开后走的，带着他的奋斗与心酸随花而去。

娘是看着梧桐树结果的秋天离去的，她伴着梧桐树的种子融进了她深深热爱着的这片土地里。

现在的老家，只有让我泪目的老房子在静静地望天，而随时让我想起爹娘的梧桐树拥抱着老房子，像是在诉说曾经的爱情故事——爹与娘非常恩爱，我们从小到大就没见他俩拌过嘴。爹大娘小，所以爹像个大哥哥，从来都让着并呵护着娘。现在东西两棵梧桐树遥遥相望，树枝随风而晃，像爹似娘。

我们小时候不过五一，后来有了五一假期，正好是农村种花生的好时候。记忆中，多数五一假期，我都会与爹娘一起用木犁刨地种花生。我拉抬杆、爹扶犁、娘点花生、妻子施肥，女儿则领着儿子平土玩乐，好一幅家庭和美图景！后来，家里的地给了邻居，每到五一假期，我便会开车载着爹娘四处游玩。每次爹娘总是嘱咐我少花钱，别往远处跑。通常是车刚开出去没多久，他们就开始嘟囔家里的鸡狗鸭鸭还没顾好之类的，我总是笑笑不答话。

“哪里的花也不如咱家的梧桐花好看！”这是爹在五一假期出去玩时爱讲的玩笑话。每每这时，娘一定会补一句：“可不！而且咱家的梧桐花那叫一个香！”

而今，梧桐花又开，满院飘香，我站在梧桐树下，脚踏着家乡祖辈生活着的黄色土壤，抬头仰望灿烂的阳光，回想着爹的慈祥与娘的善良，不禁深吸一口气，敬爹娘，爱家乡！

朝花夕拾

以鹊为邻

□魏津

小区东侧，是一块宽阔的绿地，一排白杨树紧贴着栅栏，这几年铆着劲儿生长，齐刷刷都长成了“小巨人”，春天穿上一身绿装后，枝叶婆娑，让附近几幢楼宇的低层采光受了影响。

今年春节刚过，园林工人开来升降车，开始对大树进行限高修剪。升降栏里的师傅和下边的人呼应着，电锯轰鸣，从南到北，一棵一棵仔细地修理。

忽然飞来几只喜鹊，“嘎喳喳，嘎喳喳”地叫着，绕着一棵杨树飞来飞去，在大树和楼宇间上上下下地盘旋，一副很着急的样子。伐木的师傅明白了，前面那棵树上，有两个硕大的鸟巢，这些喜鹊担心鸟巢被毁，才飞来飞去地叫唤。

于是，师傅们临时作了调整，对那棵有鸟巢的树只做简单的修剪，保留鸟巢。几天后，30多棵大树修剪完毕，从小区向外望去，那棵大树与周围的树“格格不入”，有点鹤立鸡群的模样，甚是有趣。几场春雨后，新绿的叶子长出来，它与周边的悬铃木、杜仲、老柳树等相互招手致意。

喜鹊好像忽然多了起来，它们每天在树林间，在小区的花木和草坪上穿梭、驻足。白玉兰和樱花刚刚谢幕，紫叶李、海棠、梧桐花又在绽放。喜鹊

在微风里追逐、嬉戏，“喳喳、喳喳”，声音爽朗又透着欢快，它们一会儿在楼群间飞来飞去，一会儿俯冲到花木和草坪上，悠闲地注视过往的行人。麻雀也赶来凑热闹，它们往往是一个分散的团队，在四周的树梢上逗留，如果不是叫声提醒了你，你也许不会发现它们，尖尖的短促的叫声，此起彼伏，唱喝应答，然后在树隙里灵巧地飞翔、起落。

应该还有“滴滴水鸟”的声音，我在小区的树荫里徜徉，一串串光滑明亮的声音从附近的树叶间滴落下来，我看不见那些身穿孔雀绿外衣的小精灵，但它们的叫声，像空气中洒落的水滴，溅落到深深浅浅的叶片上，产生了空灵旷朗的感觉。赶到所有的鸟鸣碰撞在一起，就像许多的瓜子同时踩在琴键上，杂乱中透出活泼的气息。

清晨，我牵着“小宝”遛弯的时候，会久久地观察这些喜鹊。晨光初现，城市还没有完全睡醒，四周一片静谧。鸟巢四周的大树上，喜鹊在轻轻梳理羽毛，还会将它们尖尖的喙抵在树枝上左右磨蹭几下，一夜醒来，它们似乎很兴奋，跳来跳去，交头接耳，叽叽喳喳，像在讨论什么重要的事。然后飞出去，开始兢兢业业地觅食，张罗一家人的早餐。

周边的树上也有鸟巢，林林总总

加起来，大概有六七个吧。样式大同小异，外壳像一只放大的海胆，粗糙的外表包裹着精致柔软的内芯。它们的选址非常科学，大都选在三根老树枝的交叉处，口衔爪取，日积月累，用长短不一的枝条，精心编织而成。不偷工减料，也不粗制滥造，耐心地在做着那份工作，风来雨过，都不会影响鸟巢的坚固。想必“北京鸟巢”的设计师，一定也是受了这鸟巢的启迪和灵感吧！

从小我就喜欢燕子和喜鹊，知道它们是人类的好朋友，是益鸟。所到之处，家门吉兆、生机盎然，是福气深厚的旺地。遗憾的是，随着城市的扩张和各种农药的泛滥，喜鹊数量大幅减少，与我们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远，让人颇为担心。

如今与喜鹊为邻，每天都看见这群穿着整齐的“小客人”在小区进出，在草坪中踱步、觅食，自然满心欢喜。“锦里先生乌角巾，园收芋栗未全贫。惯看宾客儿童喜，得食阶除鸟雀驯。”杜甫的这首《南邻》，似乎就是写了眼前的景象。素心向善，一脉相通，这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画面，真有点“诗意地栖居”之意味了，也每每让我有了感动。



琅琊放歌

生命的春风

□王君佑

残雪蒸尽了最后一滴眼泪
枯枝上点点嫩叶争先抽穗
晚霞中氤氲着泥土的气味

她从记忆中走出
惊起了一滩湖水
泛着圈圈涟漪
携来了一阵春风
亲吻着大地

我记得，记得她的明媚
百叶窗透过日光
倾洒下一桌的辉煌
雏鸟耐不住寂寞
站在枝上摇晃

我记得，记得我的沉醉
含苞的花朵吐露着迷人的气味
青涩的藤上绽放着娇艳的美

春风从生命的黑暗里飘转明亮
在绝望中捕获希望
我在书页的缝隙里
细数岁月芬芳

闻春

□刘秉钰

梨花簌簌地筛落几线春光
人欲睡
微风在走廊里翻起谜语

西边的窗棂送来书声
思念天边的彤云
或是昨夜的小雨

春是献给陌生人的
一盏海上的渔火
春把慰藉
写在了西海的岸坡

见你一面

□庄彩芹

当春风吹绿了大地
花儿竞相绽放
我好想
见你一面

和你一起吹吹
乍暖还寒的春风
和你一起看看姹紫嫣红
和你一起踏遍海边细浪
和你一起走过这春天

你
跨越山海
姗姗而来
未见时的万语千言
化作了一句“你好”
有些心事
终是只能深埋心底

《逸文》由本报编辑部
与西海岸新区作协联合主办

